

流金岁月

门矿泥塑展的故事

张栓柱

翻开20世纪门头沟历史画卷，门头沟煤矿(以下简称“门矿”)应该是这幅画卷中较为厚重的章节之一。门矿脱胎于19世纪末官僚段益三所建“通兴煤矿”。从那时起，这座不断做大、风雨飘摇的煤矿，就像一盆炽热的炭火，倾尽全力温暖着古都北京工农业发展建设和万千民众生活，也承载着一代代煤矿工人的艰辛和梦想。

20世纪60至70年代，门矿是我等小伙伴有时去捡煤核、废铜烂铁，有时去矿里大礼堂看电影的地方。门矿停产关闭后这些年，我对这座百年老矿依旧眷念有加，时常去那里走走看看，每当看到耸立矿区里那个老井架，就想起早年一拨又一拨头戴矿灯的矿工下井、升井，一列列满载煤炭的机车由门矿驶出的情

景，想起1969年参观过的矿史泥塑展。

20世纪上半叶，门矿与京西地区的杨坨、大台、房山等煤矿，饱受封建专制和英、日帝国主义盘剥掠夺，广大矿工也因此受尽百般屈辱磨难。直到1948年京西矿区解放，门矿才获得新生，回归到人民手中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来自祖国各地的大批青壮年走进门矿，成为新中国煤矿建设者。为了让广大矿工和市民全面了解煤矿历史，1969年门矿建立了一个矿史泥塑展，泥塑展接待市民参观不久，我有幸参观了一次。

当年的门矿泥塑展，建在矿内南北主路东侧一个平房院子里，几个展室顺序贯通，从布展内容和历史文化价值角度而言，毫不夸张的说是一个详实完整的煤业历史博物馆。当时，泥塑展照明、

音响设备，还是普通照明灯具、音响，但视听效果非常清晰。布展的人物塑像以及铁锹、斧头、窑柱、罐笼等物品设施，与真人、实物比例完全相同，栩栩如生，动感逼真。展览前半部分，记述了煤矿工人上下井，在阴暗凄冷的巷道挖煤的情境。骨瘦如柴、衣衫褴褛的矿工，被把头的皮鞭棍棒驱赶到狭窄的罐笼里，在井下干活的矿工，有的拿着锹镐弯腰屈背刨挖、有的手脚并用拉拽装满煤的煤筐，在阴冷潮湿的巷道里爬行。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十几岁的童工，有的光着身子拉煤筐、有的头上脚下趴在溜子板上推煤筐。险恶的“两块石头夹着一块肉”的挖煤环境，不仅经常造成工人死伤事故，而且死伤工人还得不到救治安抚，甚至被寡头扔到河滩上喂了野狗。展览后部

分，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觉醒的矿工不屈不挠、团结一致与日伪军、寡头进行斗争，迎来矿区解放、新中国成立后矿山巨变的故事。整个展览就是一部矿山苦难史、新生史，发人深思，催人泪下，让每个参观者记忆深刻。

据史料记载，当年筹办泥塑展时，相关负责人先后前往北京《收租院》、天津《三条石》泥塑展参观取经，并邀请北京历史博物馆、文物局专家进行技术指导，泥塑施工由四川专家负责完成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夏青，还亲自到矿上对泥塑展讲解员面对面培训。经过泥塑展团队的努力和各路专家的共同协作，泥塑展很快建成，接待参观者。据统计，从1969年开展到1980年闭展，接待参观人员近500万人次。

沧海桑田，时移世易。不经意间，门矿泥塑展走进了历史记忆，曾经的井架机房、机车、巷道轰鸣声，也悄然逝去。而人们每次谈到门矿泥塑展，总会提到与泥塑展呈现情境大体相同的一部影片，这部影片就是《矿灯》。《矿灯》拍摄于1959年，我等60-70岁这代人对这部影片不只印象深刻，对影片中诸多实景尤其熟悉。因为影片题材及其煤矿铁栅栏大门，矿工从竖井井架上下班乘用的罐笼，滩涂沟渠旁矿工居住的窝棚等，都是门矿解放前原汁原味的样子。

如今，在门矿这片故土上，唯一可见的只有并肩矗立的那两个矿井井架。透过那雕像般的井架，我们依然可读出这座百年煤矿的血泪与抗争、艰辛与奋斗、苦难与辉煌。

翠叶里的鸟鸣

李志娟



离单位不远，有条小马路，路边栽种了七、八棵大槐树，都有两抱粗，枝繁叶茂正好遮荫，人又稀少，所以每日午饭后，我都在这条小路上溜达溜达。

忘了是哪天中午，我赞叹完路边那朵娇黄、晕染着嫩红花边的月季，正要奔向那片粉嘟嘟的蔷薇。忽然，“腾”的一声，一小团褐色从我脚下迅疾飞起，它扑扇着一对小翅膀，“叽喳、叽喳”地叫着，声音尖细，原来是只小麻雀，我们俩不知谁吓了谁一跳。它仓皇地逃进大槐树的高枝里，“叽叽叽、喳喳喳”，一连声的叫着，是在诉说着刚才的惊险吗?“啾啾啾”这圆润、婉转的声音一定是它的妈妈吧?“别害怕，别害怕……”地安慰着它。“叽喳、叽喳”这嘹亮、高亢的叫声是它的兄弟姐妹们吗?商量着如何反戈一击?我仰着头在密匝匝的翠叶里搜寻，可这些国槐树，都有几十米高，早就枝枝相连，叶叶相交，只能看见高高的树杈间搭着鸟窝，黑乎乎的，一棵树得有三四个鸟窝，阳光从枝叶间漏出来，都给染绿了，映在身上是一片清新、一丝清凉。在这样稠密的树叶里寻找手心大小、周身褐色的小麻雀，那岂不是大海捞针吗?何况，前边那一簇簇粉色、白色的蔷薇正冲我招手呢。没走几步，就看见一群麻雀从树上飞下来，得有三二十只，简直像个编机队群，一边扑棱着翅膀，一边“叽叽喳喳”地叫着，难道要找我寻仇吗?我的目光追寻着它们。然而，它们对我不屑一顾，飞过马路，陆陆续续落在了对面的荒园里，有的隐在柳树上、有的站在电线上、还有的蹲在土地上，收着翅膀，两只绿豆眼

瞪着我，一跳一跳地叫嚣着，真让我无言以对。

“喳、喳、喳!”是只长尾巴的大喜鹊!它扇动着青灰色的翅膀从树枝里俯冲而下，身体和尾巴成一直线，尾巴稍微张开，两翅缓慢地鼓动着，我看清它的背部也是青灰色的，阳光下还闪着蓝绿色的光，而长尾巴则是白色的。它飞到离地面两三尺高的样子，又拉升，划了个漂亮的弧线，钻进另一棵树里，停在树枝上，它转动脑袋，四下寻找，“喳喳”急切地叫着，声音清脆，它呼唤着谁呢?树叶一阵抖动，一只跟它一色的喜鹊终于露了面，“喳喳”地一边回应，一边跳到同一根枝杈上，俩鸟你一言我一语地唠上了嗑，大小差不多，没准是在谈情说爱呢。俩鸟亲密密地正聊着，又一只青灰色的花喜鹊挤了进来，“喳喳，喳喳”地高一声低一声说道着，声音还有些嘶哑，有时还乍开翅膀，难道你是马文才，非要拆散梁山伯和祝英台?可惜，那对可不吃这一套，“喳喳”地对了一下眼神，展开双翅，一前一后飞走了。剩下那位，气得使劲扇着翅膀，胸口起起伏伏，“喳喳，喳喳”地悲嚎着。谁渣呢?谁知道!可这惊天地的悲嚎，却惊动了树上的房客们，树叶飒飒地动起来了，麻雀“啾啾”地呼朋唤友，“喳喳喳”黑白色的花喜鹊也现了原形，1只、2只、3只……它们在这片大槐树间飞来飞去，让人目不暇接!

我从未留心过这七棵国槐树里有这样美妙的故事!或嘹亮或尖细或高亢的鸟鸣，是这样的婉转动听，在这梦一样的翠叶绿荫里，不由得让人驻足侧耳。

挖沼泽地

符乃清

我的老家属于丘陵山区，没有几块田地是平整的，能耕作的地基本都是沿着小溪流两边一点点开挖出来的梯田，所以，村里家家户户基本都是一亩三分地。溪水就是从沼泽里一点点流出来的，稻田都是靠这些溪水进行浇灌，除非大旱之年，一般年份溪水都够全村人浇灌田地用的，雨水也充沛，还能挑水、浇菜地。

小溪的上游是一片沼泽地，听大人说沼泽地有一处泉眼，有一只神秘的生物经常在那活动，偶尔会探出头来呼吸，说可能是一只神龟。小时候好奇心都比较强，总想探个究竟。有一次，就邀约同村几个小伙伴一块去“探秘”。大家沿着田埂和稍微厚实点的沼泽地一点点往前走，蹑手蹑脚靠近那个神秘生物的栖息地，屏住呼吸，静静等待它的出现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那天，果然等到了神秘生物的出现，当时激动的差点叫起来，但又担心惊扰到它，所以大家都忍住了，只是静静地观察着。它看起来像一条大鱼，又像一条大蛇或者一只老龟，但只看见一点点头部，也看不见尾部，离得也比较远，看不太清楚，感觉更像鱼在张嘴呼吸。过不了一会儿，它听到有动静就沉下去不出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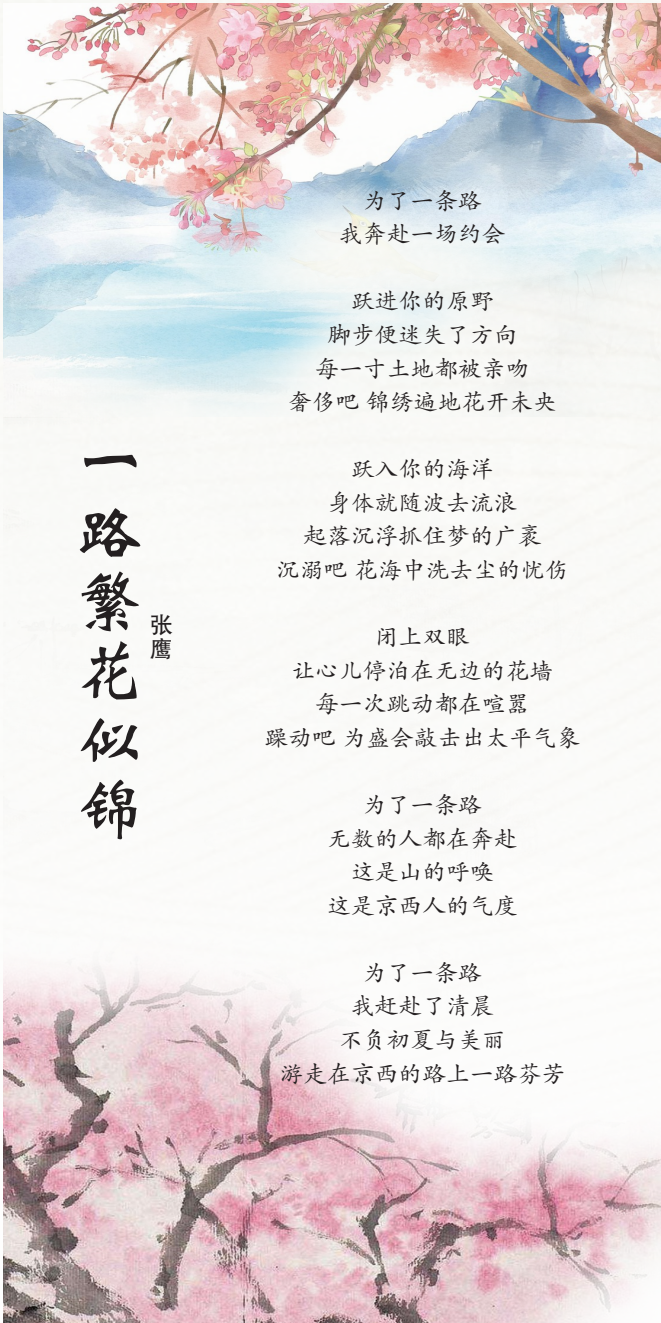
沼泽地比较危险，一般都没人愿意在那上边耕种，除非迫不得已，不但很难用牛去犁田，而且容易陷进去，就算人工去一点点挖也很危险。有一次，看到村里一个人在沼泽地里硬拉着水牛进行犁地，很快就陷进去了一大半，半天才挣扎着出来。

适宜种植的好地块都有户主了，想扩

大田地种植面积，只能去找一些沼泽地开挖。老妈为了多一点种植面积，确保大家不饿肚子，只好去找一些没人开发的沼泽地块进行种植。有一次，老妈带着我扛着锄头去挖沼泽地，挖了半天才挖出一小块地，有时候还能挖到泥鳅。越往里挖，沼泽越蓬松，身子陷入越深，摇晃半天才能把腿拔出来，后来挖累了，我就躺在田埂上睡着了。老妈刚开始一直专注挖着地，没注意到我睡着了，等到她发现后，心里很自责，非常心疼地说：“唉，你这么个小孩子，我不该叫你一起来挖田地，太辛苦了，千万别累着了。”田埂上一般都长满了草，有时候没准藏着蛇蝎之类的。等回到家中，老妈立即从火炉里找了几块木炭，放在装满清水的碗里，然后用铁勺蘸点水开始在我后背刮痧。记得小时候累着时，老妈经常这样刮痧，确实管用，再配合喝点野生“山茶”，很快就能恢复体力。

为了多挖点地种植粮食，老妈经常在地田里干活到天黑才回来。有一次很晚了，还没见她回来，我们都很焦急。后来，看到她非常痛苦地一瘸一拐慢慢走进屋来，大家才发现原来她在半路上不小心被毒蛇咬了一口，小腿疼麻得厉害，是她强忍着巨痛才走到家。家人见状，立即去采摘草药，然后与药酒来敷、抹，一阵忙乱之后总算有所好转，后来上没上医院治疗记不太清了。

出来工作之后，很久没路过那片沼泽地了，不知靠近沼泽地的那片山坡上的野生竹笋还在不在?好吃的桃金娘果还有没有? 鹧鸪还在那繁殖吗?



一路繁花似锦

张鹰

为了一条路
我奔赴一场约会

跃进你的原野
脚步便迷失了方向
每一寸土地都被亲吻
奢侈吧 锦绣遍地花开未央

跃入你的海洋
身体就随波去流浪
起落沉浮抓住梦的广袤
沉溺吧 花海中洗去尘的忧伤

闭上双眼
让心儿停泊在无边的花墙
每一次跳动都在喧嚣
躁动吧 为盛会敲击出太平气象

为了一条路
无数的人都在奔赴
这是山的呼唤
这是京西人的气度

为了一条路
我赶赴了清晨
不负初夏与美丽
游走在京西的路上一路芬芳

小龙门大沟烽火台

王进山/作